

看黄锦树小说《鱼骸》中“龟”之意象

——反思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的心态转变

李晓珺*

一、引言

《鱼骸》，黄锦树很巧妙地运用了“余骸”的谐音。尸骨的遗骸和龟死的留壳等在小说中多处出现过。“数十年来也常好奇的人向他问起那是什么，‘他’总是淡淡地回答说：‘一块鱼的骨头。’‘他’并不讳言那是携带自南洋的纪念品：‘一种大型的热带鱼的脊骨。雨林开发之后就很少有那么大尾的了。’有时还会略微伤感地说：‘……母亲送给我的护身符。’这桩事，他对所有人都撒了谎。”¹作者寓意式地交代了“鱼骸”其实是掩人耳目的障眼法，手中那块“他”常用来镇纸的器物，不是什么热带鱼的遗骸，其实是“他”大哥尸骨的“余骸”。

而文中一个很重要的，贯穿全文、既具体又抽象的意象——“龟”，与“归来”的“归”同音，笔者以为作者旨在象征“归去”、“回来”之意。小说中有13处直接出现与“龟”关联的事物（详见附录表2），具体地表明了对“归去”、“回来”的思索。抽象的“归去”、“回来”之思索则无处不在地潜藏于文本中。本文试图通过文本，配合马来西亚²建国及马来西亚华人（以下简称“马华”）社

* 马来西亚南方学院招生入学处高级执行员。

¹ 黄锦树《鱼骸》，王德威、黄万华主编《死在南方》，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页16。

² “马来西亚”，曾用来指“马来群岛的”，马来人的地方叫做“Tanah Melayu”，不是今天国际定义、领土划分上的马来西亚。今天国际地位上的马来西亚，是经历过马来联邦、马来属邦、马来亚联盟等组合过程才形成的。1957年8月31日在英联邦内独立的“马来亚联邦”，不包括今天东马的沙巴及砂拉越。1963年9月16日，马来亚联邦和沙巴、砂拉越及新加坡合并组成“马来西亚”。1965年8月9日因政治取向不同，新加坡“被迫”脱离马来西亚才形成今天的马来西亚领土版图。王赓武《再论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刘宏、黄贤立主编《海外华人研究的大视野与新方向：王赓武教授论文选》，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2年，页101。

会变革的历史背景,按照历史时间的发展顺序将马华身份认同³的心态转化大致分成马来西亚独立前、独立及独立后三个时期来探讨。从身份认同及内在心态转变的角度来看,则是紧扣南洋⁴华侨⁵盼望“落叶归根”、选择“落叶归根或落地生根”,到决定“落地生根”三个华侨移民漂流异土的代表性时期,配合文本中“龟”之意象对移民马来西亚的中国移民进行百年来身份认同心态转变过程的探讨。

二、黄锦树与《鱼骸》之介绍

黄锦树,1967年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祖籍福建南安。1986年赴台留学,于台湾大学中文系学士毕业后,攻读淡江大学硕士及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现为埔里暨南国际大学中文系教授。曾获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短篇小说首奖”(得奖作品为《鱼骸》),马来西亚《星洲日报》“花踪推荐奖”等。著有论文集《马华文学与中国性》、《谎言与真理的技艺》、《文与魂与体》,小说集《梦与猪与黎明》、《乌暗暝》、《刻背》、《土与火》。

³ “认同”,它不是一个很稳定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可以改变的,它本身的概念就说它能够活用,可以分成很多层次不同类别的认同。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认同对象,所以王赓武教授提出“多重认同”的概念。王赓武〈再论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刘宏、黄贤立主编《海外华人研究的大视野与新方向:王赓武教授论文选》,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2年,页102-104。例如马来西亚华人认同当地文化的同时也认同中国文化,文化认同并不与国别认同或种族认同等产生矛盾与冲突,它指的是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形成归属感及内心的承诺,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属性的社会心理过程。杨宜音〈文化认同的独立性和动力性:以马来西亚文化认同的演进与创新为例〉,张存武、汤熙勇主编《海外华族研究论集:Essays on Ethnic Chinese Abroad》,台北:华侨协会总会,2002年,页407。身份认同则比较复杂,它需要结合各方面的元素进行讨论。以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认同为例,它是一个结合历史发展,不同历史时期发生不同变化与演进的过程,至今它至少经历了三个主要的演变阶段,而这个变化是不会停止的,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发展与变化。

⁴ “南洋”与“东南亚”的差异:中国人称东亚与南亚之间的那一块土地为“南洋”;西方人用“东南亚”。“南洋”这个词在上世纪40年代被取代,官方和国际化的称呼开始采用“东南亚”,当时“东南亚”是个新名词,是1942、1943年以后抗战时期由英国军队里开始用的。王赓武〈再论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刘宏、黄贤立主编《海外华人研究的大视野与新方向:王赓武教授论文选》,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2年,页101。

⁵ “华侨”,指侨居国外想回到中国,是华族,需要中国特别注意的臣民。“南洋华侨”专指侨居东南亚一带的中国华族移民,它是日后“马华”、“印华”、“泰华”等身份出现前的前生。二战以后,国际形势发生巨变,东南亚各殖民地国家相继独立,“华侨”这个词对每个国家的政府、华人领袖来说都很敏感,于是渐渐地排除用“华侨”,改用“华人”,即用当地国家的名称加在华人的前面,像“马来西亚华人”、“印尼华人”、“菲律宾华人”、“泰国华人”,简称就是“马华”、“印华”、“菲华”及“泰华”等等,直至60年代后“南洋华侨”几乎被取代。王赓武〈再论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刘宏、黄贤立主编《海外华人研究的大视野与新方向:王赓武教授论文选》,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2年,页101-102、111。

黄锦树的小说创作善于铺陈中华性意象，逼视离散性现实，体现创伤性历史。写作文风绵密厚实，叙事奇诡惊人。他的小说无疑会满足、提升中国内地读者的南洋期待，然而触目所及的热带雨林风情带来的不是异域情调的沉迷，而是历史、命运的警醒，作品弥漫的雨林乡愁由此具有了生命的本源意义。黄锦树比诗人还要敏锐、丰裕的南洋感觉证实了他的“南洋之子”身份。⁶他对于自己命运提供的那个文学矿藏所抱持的严肃态度，使他的美学姿势契合了他的生命姿势。当他以小说的笔触与历史对话时，他是以身为华裔而取得较广阔文化视野的一颗跳动的心灵，以感同身受的地位和更有见识的心智，去进入历史。亦即以个人的心理时间去关联族群的历史时间。从现在出发追寻过去，过程中过去涂抹了现在，而现在又描画出过去，其相互的指涉是那样自然又那样吊诡。已经发生的固然不可能再扭转，但历史留下的却依然未令人安生。“历史不但耗损了过去人的生命，历史还消解了现在人的精神”。在黄锦树的时间视野里，过去的再现甚至超过了哲理的和美学的范畴，因为对于马来西亚华人来说，那是活生生的、每日都在发生的。⁷

下表是笔者阅读后对《鱼骸》小说内容概要的整理，将之与马来西亚建国历史的发展概要相对照，对马华身份认同的心态转变作一梳理，同时以表为纲，于后再深入对文本进行分析，窥探作者如何将文本、意象、历史相结合呈现于读者。

	小说叙事时间	历史事件时间	祖国对象
落叶归根时期	1935 年“大哥”出世。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前夕至马来西亚沦陷，第一及第二代中国华侨移民都深切关心中国的命运，一心想回归祖国，救助祖国。将自己的生命与祖国的生命联系在一起。	华侨移民关心的“祖国”是中国。
	1951 年“他”6 岁，同时也是“大哥”失踪前夕。“大哥”开始教会“他”认识中国方块字、自家的姓名、肃穆地告诉“他”	1949 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新中国的成立激励了中国华侨并引以为傲。所以在政治认同上大多数人都还是认同中国，马来亚被认作	

⁶ 黄锦树《鱼骸》，王德威、黄万华主编《死在南方》，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 年 1 月，封底摘要。

⁷ 余禺《和历史对话——一份阅读报告：试析黄锦树小说的时间结构》，《华文文学》总第 65 期，汕头：汕头大学，2004 年 6 月，页 36-37。

	古老大陆的故事，要他以身为“中国人”为傲。	是经济谋生地。	
选择落叶归根还是落地生根时期	1952 年“他”刚要进小学；“大哥”高二升高三，参与马共青年团投身革命活动，在一次围剿行动中失踪。1954 年小学三年级，“他”位于胶林中的家被划入黑区。6 年来的小学生活校内平静，校外风起云涌。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被击毙而陈尸示众于大街上的青年，大多数都是华裔。	1952 年英军对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的战争进入第四年，为了限制马共的活动范围实施“新村计划”（即文本中的黑区）。在耗损大量武装配备后决定让马来亚提早获得独立。马来亚准备走向独立建国之路，各民族主义高涨，马来亚进入种族斗争的时期，民族待遇的不平等萌芽，扎根成长。	一部分接受英文教育的华侨移民开始正视马来亚的政治环境认同马来亚，心态开始转变。但一般华侨仍关心中国的政治更甚于马来亚。
	1957 年“他”小学毕业，国家在一个民族的欢呼与另一个民族的愁云惨雾中独立，中国在一夜之间变为外国。	1957 年 8 月 31 日马来亚联合邦在英联邦内宣布独立，由享有特权的马来人掌控政权。	
	1958 年“他”被送到华文中学念书。初中时因“长白山”的帮助开始接触中国文学，了解中国的农民起义、阶级斗争等近代历史。高中时接触到有关殷商龟甲的资料，同时这几年来“他”开始到沼泽地裸泳，1962 年高中毕业前、“大哥”失踪 10 年后在沼泽地发现他的余骸，截下颈椎后携带前往台湾。	马来亚独立以后，马来民族主义高涨，执政者期望建立“一个民族、一个语言”的国家，于是对华文教育进行打压政策。60 年代掀起中学改制事件，全国华社都参与积极的抗争力图保住母语教育的传承，华文独立中学诞生，华文教育从此脱离政府的支持与管制，自力更生。	

落地生根时期	1962 年以后前往台湾念书，落籍于当地三十载，对台湾产生严重的依赖。生活方式、圈子、步调甚至连生计都几乎被决定了，没有比一棵庭园之树自由多少。对于马来西亚有一种“回不去了。还回得去吗？”的悲凉情怀。	由于马来西亚政府在教育政策方面倾向以马来文（民族）之上的单元政策发展，华族子弟的升学管道狭窄。加上台湾政府及大学对中学教育以华文为源流的马来西亚子弟采取热烈欢迎的态度，吸引了大批华校学生前往台湾继续以母语——华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大学课程。继而有些直接留在台湾发展事业、组织家庭而定居该地，因生活、生计等问题很难再回到马来西亚生活。	政治认同的祖国对象已转向独立后的马来西亚，移民不再是中国南移的华侨，而是落籍台湾的马来西亚新移民。
--------	--	--	---

表 1：《鱼骸》小说内容的叙事时间与历史事件的对照表

三、那时的人们“都想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祖国的石头上”

——20 世纪初叶至 1957 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以前南洋华侨盼望“落叶归根”时期

小说的主人公以“他”和“大哥”为主，通过长大了的“他”对失踪多年的“大哥”的追寻，展开马来西亚华人的心灵史。“他”自小就对“大哥”非常地崇拜与依赖，甚至视“大哥”为母亲送给“他”的护身符。6 岁时，“在长兄失踪的前一年，已断断续续地教会他认识一些方块字、自家的姓、自己的名字……也经常指着报章上寸许大血红的头版标题字中的‘中国’要他牢记……要他长大后无论如何要以身为‘中国人’为傲”。⁸对于回归祖国（中国）的心愿、对中国古老文化的兴趣是“大哥”自小就为“他”灌输及开启的。如同那个年代所有的中国移民一样，回归祖国（中国）是一生最根本甚至唯一的心愿，过番地不过就是个寻找生计、被压迫剥削的地方，没有情感、心灵、精神的归属感。

文本以“大哥”一心想回“归”祖国——中国的情结，象征这一时期中国移民“落叶归根”的心理状态。“而他的志愿，和其他那个年代的儿女一样，也无

⁸ 黄锦树《鱼骸》，王德威、黄万华主编《死在南方》，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 年 1 月，页 7。

非是有朝一日回到那古老大地的长城、长江、黄河、大草原去遨游,“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祖国的石头上”。⁹以“大哥”为例,牵引出南移马来亚的早期中国移民对祖国——中国的眷恋。当时的华人社会基本上沿袭 19 世纪下半叶移民社会的特征,那就是极端的保守——尽量保存传统的文化与习俗。¹⁰所以移民对于祖国(中国)的传统文化、习俗、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的眷恋及传承是毋庸置疑的。加上中国对海外移民态度上的极大转变,康有为、孙中山的改良和革命思想曾经传播至新马地区,不只使马华社会与中国的关系更形密切,最重要的是灌输一个中国的思想。¹¹“中国民族主义意识”的萌芽茁壮、“侨民意识”的兴起以致长久被人漠视,视同猪仔的这群中国移民开始意识到成为“爱国”的中国人,才是精神寄托的所在。¹²因此他们又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中国)的命运紧紧相扣,反清革命、筹赈抗日、关切祖国建设与发展的同时也希望终有一天能“落叶归根”,回到古老巨龙的怀抱去。这种“落叶归根”的信念强烈地根植在每一个南移谋生的移民心里,如上所说,对于养活他们生计的那一片番地,是没有太多心灵、情感与精神的归属。到了 1949 年中国政局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华族青年更深受鼓舞,希望以此作为建国之本,一心期望马来亚的建国与经营运作追本溯源的回“归”到华族手上,回“归”到中华文明的正统上去,民族意识的觉醒促使他们为国家独立后的领导主权而努力。

“沼泽”用作 50 年代马来亚的象征,除了标志这个国度的自然景象特征及地理位置,也暗示着主人公“他”从小生活的那个“热火焚身”、“燃烧与冲突的年代”,¹³那个“所有生长于南方的华族子弟都深受鼓舞,纷纷自诩为革命的儿女”¹⁴的年代。身处那样的年代,生活的人们就像受困、挣扎于沼泽中一样,越用力想挣脱困境,结果却只能越陷越深;试图改变政治的环境,最终却只能赔上性命。那种热带雨林才常见的沼泽地,湿热、水色暗浊,表面看似平静却暗藏杀机,如同当时人们的生活环境一样令人难受、不安与惶恐,一失足就有窒息、溺毙水中的危险。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里,尸骨与龟壳匿藏在沼泽中,《鱼骸》透

⁹ 黄锦树《鱼骸》,王德威、黄万华主编《死在南方》,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 年 1 月,页 7。

¹⁰ 颜清煌《一百年来马来西亚华社所走过的道路(1903-2003)》,《海外华人的社会变革与商业成长》,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 年 12 月,页 218。

¹¹ 同上注,页 220。

¹² 安焕然《从“华侨”——词的源起诠释看海外华人的华侨性格》,《本土与中国:学术论文集》,新山:南方学院出版社,2003 年 8 月,页 34-35。

¹³ 黄锦树《鱼骸》,王德威、黄万华主编《死在南方》,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 年 1 月,页 7。

¹⁴ 同上注。

过内容的设置与书写的形式将这种不安全感呈现出来。阅读黄锦树，便是阅读这种不安的经验：形式的不安、内容的不安。¹⁵而历史上 50 年代开始的马来亚正式进入告别日据时期以后另一个动荡不安的种族斗争与分化的时期。

四、“龟虽产于南洋，龟版却治于中原。杀龟得版，哪还能还原？”

——1957-1962 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及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萌芽，东南亚华人选择“落叶归根或落地生根”时期

1957 年 8 月 31 日马来亚联合邦在“一个民族的欢呼与另一个民族的愁云惨雾中”¹⁶宣布独立了。对当时的中国移民来说，选择回去祖国（中国）“落叶归根”，还是留下来“落地生根”成了身份归属的关键所在，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不像今天的人们容易接受移民。这是马华身份认同的转型期，对于选择落户马来亚的中国移民而言，“中国在一夜之间变为外国”。¹⁷国别上，留下来的中国移民经历了步履薄冰的公民权争取过程后终于获得了落籍的认可，成了名副其实、生活习惯上深深本土化的“马来亚华人”；内在心态上，这些移民从此却成了无处归根、四海漂流的“孤魂”。“该回去还是留下？”“留下了我应该是谁？”实际行动的回到祖国（中国），或心灵上的依托想回归到民族文化的本位上去的挣扎，却受到外在客观条件的约束与不自由，这种心灵之旅的探索作者通过各种象征告知读者。小说中经典的阐述：“龟虽产于南洋，龟版却治于中原。杀龟得版，哪还能还原？”¹⁸勾勒出当时马华族群内在文化归属的尴尬与暧昧处境。新身份到来以后，中国移民的“族魂”该“魂”归何处成了长久有待思索的问题。

马来亚建国初期，政治台面仍旧动荡不定。“大哥”捐躯于革命之中，“归”返家园无期，只能“魂归天国”的象征，寓意着马共的斗争“只能在一个民族的欢呼与另一个民族的愁云惨雾中”走向瓦解。童年时尾随“大哥”进入树林看见马共份子被击毙一幕及青年时期看见马共反叛份子被组织成员击毙，鲜血淋漓死于床上的情景在主人公“他”的成长过程中留下严重的阴影，造成日后心理的缺陷及行为的怪异。“他”的“大哥”是一名马共成员，在一次政府军对马共份子的围剿行动中死在沼泽里。为革命牺牲性命，和大部分的马共成员一样，不管是

¹⁵ 王德威〈坏孩子黄锦树——黄锦树论〉，陈大为、钟怡雯、胡金伦编《赤道回声——马华文学读本Ⅱ》，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 年 1 月，页 520。

¹⁶ 黄锦树〈鱼骸〉，王德威、黄万华主编《死在南方》，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 年 1 月，页 11。

¹⁷ 同上注。

¹⁸ 同上注，页 8。

自身抑或他们的家人都很明白，“死在沼泽深处的可能性还是大些”。¹⁹而“他”青年时期开始明确地对甲骨文产生兴趣，加上对“大哥”失踪的那片沼泽的好奇，开始迷恋对沼泽的探险而偶然寻获“大哥”的尸骨。“……最后决定截取与喉结相对的那一节颈椎，考量的是它位置的特殊性。代价是，它必须身首分离。”²⁰“他”深深地知道不可能由自己把整副遗骨带回家去告诉家人自己的重大发现，又难舍与“大哥”之间的情谊，所以只能选择其最具代表性、最重要的颈椎部分。这是人体骨骼中连接头颅与身体骨架的关键，选择截断此处，笔者也以为其中寓意着随着马来亚的建国，中国移民新身份的到来，马共与政府的斗争逐渐步入尾声，“大哥”的斗争生涯彻头彻尾地走到尽头，那个热辣、火红的年代已经成为过去，“祖国是中国”的移民情结也应该是时候与之脱节。

“大哥”失踪的谜底被解开后，“他”对自己本身多年的困惑与阴影总算有了交待。截下骨头的那刻，“他”没有任何的悲伤与激动，有的只是兴奋，因为兴奋那不堪回首的一切已经结束，“他”和他“大哥”再也不用沉浸在那片“虚实相和”的“沼泽”之中。如文中：“他有点惊讶地发现自己是全然没有丝毫悲伤或激动的感觉，反倒是异常的兴奋。他也知道自己再也不会回到这个地方。”²¹话虽如此，但大时代的烙印毕竟在心底结疤，终身难以磨灭。“大哥”的失踪，致使了家人不愿“他”再卷入革命的洪流里，宁愿不惜举债将“他”送往异乡台湾升造，只求“他”能“沉稳于时代的狂飙之外”²²而免于祸患。但心灵上，“他”早已身陷泥沼无法自拔。日后作为一位专治上古甲骨文字学的有名学者，“他”一心只想追求华族文化的源头，甚至效法殷商祖先杀龟、食肉、取甲、卜筮，并考证出四千年前仅出产于马来亚半岛的一种大陆龟已用来进贡中国。这些举动其实是变相于“他”对近代中国的恐惧的逆反心理，从而不愿研究有关近、现、当代的中国学术课题。为了明哲保身，“他”宁可一头栽进古老悠远的甲骨文字研究，安稳于所有的“危机”之外。

可是心灵创伤的影响，使“他”根本无法离开沼泽得到解脱，对大哥的爱与无奈交织；生命的亢奋却面对了死亡；承载中国文明的龟甲却与承受失败的沼泽同在，历史不但耗损了过去人的生命，还消解了现在人的精神，给人相当的震撼。²³作者将之以一种“青春原欲”的象征手法经典的呈现于读者。“从衣橱里掏出他收藏的龟壳，无意识地套在他裸身上兀自勃起的阳具上，进而达至前所未有的

¹⁹ 黄锦树〈鱼骸〉，王德威、黄万华主编《死在南方》，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页15。

²⁰ 同上注，页18。

²¹ 同上注。

²² 同上注，页7。

²³ 同上注，页39。

亢奋，涨红的龟头吐出白浊的汁液”。²⁴作者以青年亢奋遗精的方式，结合上述对骸骨龟卜的迷恋，在亲缘（家族）血缘（民族）中寻找心灵的归宿和中年“回不去了”的自觉，呈现出欲在生命源头安放心灵而不得的悲凉。将马共历史置于青春原欲的宣泄中表现，并自然的转化成文化的“招魂”，《鱼骸》可以被视为黄锦树的创作宣言。²⁵学者许文荣认为：“或许是（马来西亚）国内马来精英主导的政府对华人的文化压抑，使华人遭到边缘化，但是却一筹莫展，只好抱着残破的传统文化自慰，这种心态成为了部分华人对待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²⁶笔者颇认同二者的观点，这也是《鱼骸》价值的所在。黄锦树是一位相当自觉、也自视很高的小说创作者，他对抱残守缺，不知今世何世的遗民型创作心态，感慨兼嘲讽不遗余力。²⁷他一方面点出马华移民心灵空置的窘境，一方面又对具盲目“中国情结”的马华文学创作者进行尖锐与无情的鞭答，常常以一幅众人皆醉唯他独醒的姿态检视着马华文学的方方面面。

五、“回不去了。还回得去吗？”

——1962年以后马来西亚华人“落地生根”及旅台留学新势力的昌盛时期

60年代以后马来亚的政局逐渐确立，但是种族之间的矛盾仍在持续。“他”前往台湾，目的就是要沉稳于时代狂飙之外。所以对于“大哥梦想中的神州，是一次也没去过，也从来没想过要去”。纵然身边的亲人、同事全都去了不止一次“他”也还是默默的无动于衷。²⁸“在那么样的一个没有安全感的时代，封闭记忆的壳可以免去许多的是非”。²⁹大时代的动乱让“他”培养起自我的防卫意识，就算那不堪回首的一切已成为过去，但“他”已习惯了对政治或其他“他”职业

²⁴ 黄锦树〈鱼骸〉，王德威、黄万华主编《死在南方》，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页15。

²⁵ 黄万华〈黄锦树的小说叙事：青春原欲、文化招魂、政治狂想〉，王德威、黄万华主编《死在南方》，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页2。

²⁶ 许文荣〈文学杂交：中国性、本土性、现代性的三角关系——论现代马华小说的文体形式〉，《中国现代文学季刊》，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12月第8期，页10。

²⁷ 王德威〈坏孩子黄锦树——黄锦树论〉，陈大为、钟怡雯、胡金伦编《赤道回声——马华文学读本II》，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月，页515。

²⁸ 黄锦树〈鱼骸〉，王德威、黄万华主编《死在南方》，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页7。

²⁹ 同上注，页13。

规定以外的事务敬而远之,极端敏感及冷感。³⁰如前文所述,伤口就算痊愈结了疤,伤痕也难以消除。“中国”,就算心里是充满着迷恋、好奇与向往,但“他”宁可醉心于“老中国”的古董收藏,将情结盘绕转型于以“老中国文化符码”的研究为毕生的志业,³¹关闭自己在古老的中国世界中。因为“他”知道,这样不但可以守住老祖宗的文化精髓,回“归”到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最初的源头,还可以永远“沉稳于时代的狂飙之外”。

“他”的退缩、噤声与“大哥”当年轰轰烈烈的理想主义形成强烈地对照,不断寻找“大哥”下落的下场却使历史的记忆产生极大的分裂。文中的“他”为了“合理化”自己长久以来的退缩而提出许多自圆其说的借口,甚至被人认为怕老婆怕到近乎可耻的地步,³²令笔者联想到马华族群向来在国家政治或民权争取上,相当多时候是处于对当权者被动、退而求协商的策略,对于自身身份地位冷感,似乎不需很合理的交代。一般华族甚至能够不思其所以然日复一日度其年岁,黄锦树则不然。作为一个知识份子他感时忧族,所以每每发声总是言词激切。王德威就有关海外华人身份认同的论述提出了“三民”主义的精辟总结,即移民、遗民与夷民。认为移民如果不能重找安身立命之地,势将处于无家的漂流状态。文化或政治夷民遥奉正朔,久而久之,把爱恋思念的对象僵化尸化,更有固步自封的危险。但被归为夷民的威胁才是情何以堪。唐山(中国)子孙一朝成为“化外之民”,成为衬托华夏之光的异国情调,所有的一往情深只能看作是表错情罢了。³³这番论点可以用来看作黄锦树对马华处境的忧心,也可说是对马华身份的现实处境的总结。然而,熟悉了文学现实使命的中国内地读者都很难想象到马华文学感时忧族的传统在马华社会中举足轻重的作用。³⁴

1965年新加坡分割离开以后马来西亚的政治版图便具体地确立下来,国家发展开始进入努力建设的时期。60年代的华文中学改制事件,唤醒马华社会捍卫母语教育的保护意识。国家高等教育升学道路的狭窄与不平等,政治环境阻碍留学中国的道路,滋长了马华家庭将子女送往台湾求学的新势力,以图留住语言、文化的根本。作者以“他”被送往台湾留学及落籍台湾后对当地生活的严重依赖,象征了当时“旅台”新势力的崛起及赴台留学的华裔子弟的心理状况。“生活方式、生活圈子、生活步调甚至连生计都几乎被决定了,并没有比一棵庭院之树自

³⁰ 黄锦树〈鱼骸〉,王德威、黄万华主编《死在南方》,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页9。

³¹ 同上注,页7。

³² 同上注,页9。

³³ 王德威〈坏孩子黄锦树——黄锦树论〉,陈大为、钟怡雯、胡金伦编《赤道回声——马华文学读本II》,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月,页514。

³⁴ 黄万华〈黄锦树的小说叙事:青春原欲、文化招魂、政治狂想〉,王德威、黄万华主编《死在南方》,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页5-6。

由多少”³⁵的写照，透露了旅台学子不自觉地对异乡生活的完全依赖以至无法再回“归”到祖国——马来西亚生活的处境。这时期的马华心态，已转变成对新祖国的认同，但现实环境的制肘使得知识分子只好再次游走他乡寻找出路。

“回不去了。还回得去吗？”³⁶套用了张爱玲的名言“回不去了”，说明“他”“归”途无期，与祖国（马来西亚）生活再也无法接轨，与“大哥”相比，还活着的“他”和家人的疏离不比失踪死去的“大哥”关系亲近多少。为了沉稳于时代的狂飙之外，身居台湾多年又如何？“虽信美而非吾土兮”，在那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外来者的身份不会因年岁日久就受到异乡人或异乡文化的完全接纳与认同，内在文化基因的作用使人永远存在着排他性。作为一个在自身国家都被当权者边缘化的民族的子民，“他”自身身份的尴尬，已经是从“边缘人”的处境的“再边缘化”。作者（或类似的马华文学创作者）旅居台湾（或异乡）多年的身份正好和“他”的处境对号入座。他（或他们）也因能“沉稳于时代的狂飙之外”（不受祖国马来西亚权势氛围的制约），在异乡书写故乡，就像早期中国移民眷恋中土的情结如出一辙，唯不同之处在于今日的故土是新兴之国马来西亚，新移民比前者多了更多理性的自我批判，而不是一味盲目地自我陶醉。

黄锦树旅居台湾的离散身份，让他在书写上具备了其他本土在地马华文学创作者所没有的两大趋势：一是他可以更自由地驰骋想象，没有被现实所牵制；二是由于他身在国外，不受国内政治保守氛围的制肘³⁷而能肆无忌惮的尽情书写。正因如此，《鱼骸》写的也是作者所面对的漂流、离散、文化招魂、身份认同再反省的情结。在本篇小说得奖感言中，作者自剖道：“如何写出完全陌生的著作，以致自己重读时有初读他人作品的震撼？逐字逐句地写完后，有没有可能把自我的痕迹全然抹去？或者，绝对的陌生只可能是永恒的缺憾？”³⁸除了表达出自身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努力与要求外，无外也说明了本篇小说与其真实处境的关联性，进而述说出漂流海外的华族内在文化归属的反思。黄锦树由此而披露大马华人的“内在流离”。当他更多关注了新一代华人的灵魂，遥远的过去越来越成为虚渺的背景。华族历史产生的文化、政治蕴含，对于人物心理的作用是存在的，这出

³⁵ 黄锦树〈鱼骸〉，王德威、黄万华主编《死在南方》，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页3。

³⁶ 同上注，页8。

³⁷ 许文荣〈文学杂交：中国性、本土性、现代性的三角关系——论现代马华小说的文体形式〉，《中国现代文学季刊》，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12月第8期，页133。

³⁸ 杨泽编《鱼骸——第十八届时报文学奖得奖作品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9年12月，页47。

自文化本身的稳固性和再生性；但由于华族的多重遭遇，客观上却是由远及近，逐渐淡化。³⁹

六、结语

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是因为它和当下有关。《鱼骸》之所以经典可贵，因为它再现历史。马华在经历了英殖民、日军侵占、国家独立、马共暴乱及长期种族不平等待遇的岁月中，遭受着战争血腥的杀戮、政治的恐怖及他族劫掠的生活。在这样一种历史情境中，华人的抗争，往往是拔剑四顾而茫然的，不知道危险来自何方，不知道敌人是谁。⁴⁰面对这样的历史发展，黄锦树作为一位对生活敏感的作家，对马华历史是抱着切肤之痛的。

《鱼骸》成文距今 14 载，中文字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已大不同于往昔。那充满神秘的魔咒至今仍然发挥着魔力，就连马来精英领导的马来西亚政府也已承认全马第一所民办高等学府新山南方学院的中文系专业文凭并颁发最高学术认证资格给予教学水平上的肯定。我们都还记得上世纪 60 年代政府下令将全国华文中学改制的历史事件，对比当今具有开明、进步意识的马来族群将子女送入华文小学、中学就读的情况，令人惊叹魔力的奏效。中国大学开放招收海外留学生促使马华青年在当地升学管道狭窄的窘境下有了另一条康庄大道，纷纷奔往过去被魔咒封锁的神州大陆求知，所谓“南洋的儿女”乘着飞机堂而皇之地回到（内在文化）

“祖国”的怀抱，没有大时代的压迫，也没有回归祖国的激情。如果说漂流、离散于台湾、香港、澳门等以华人为主的区域的马华身份是“边缘人的再边缘化”，那“脚踏实地”涉足中土却面对一张张陌生脸孔的新一代马华青年，“魂”归来了吗？还会“归”来吗？还有“归”来的必要吗？还能“归”来吗？“一千个读者就是一千个哈姆莱特”，《鱼骸》作为马华族群“文化招魂”的祭坛，还是能够继续招揽孤魂自省。但这群被招揽的孤魂，也许不只是马华族群而已。黄锦树的课题就是海外华人漂泊离散的“存在焦虑”，尤其是对：“内在流离”的焦虑。除了对历史的良知，这焦虑也正是文学所要处理的。⁴¹

笔者以为，选择落户于马来西亚的中国早期移民的后裔，也不用再困惑身份迷蒙的尴尬。中国已不会再是身份认同上的“祖国”，真正身份认同上的祖国是

³⁹ 余禹〈和历史对话——一份阅读报告：试析黄锦树小说的时间结构〉，《华文文学》总第 65 期，汕头：汕头大学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2004 年 6 月，页 39。

⁴⁰ 同上注，页 35。

⁴¹ 同上注，页 40。

自身“生于斯、长于斯”的马来西亚，中国是祖辈们的“祖籍国”，新的身份是“马来西亚华人”。厘清这样的概念，就不会再有“华侨”身份的困扰。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惯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的华人为中国的“海外华侨”，这种称呼是不适合、不恰当的。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已经落籍该地，成了真正的当地国民，中国当局也不可能再赋予国籍使之具有双重国籍或被保护的权利，“华侨”身份从何而来？但很显然的，文化认同上马华依然是传承着中华文化的，文化认同并不与国别或身份认同存在冲突与矛盾。在时间的长河中马华不断地经历历史事件，为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必须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就地扎根，做世代相传的打算。⁴²诚如王德威所言：移民如果不能重找安身立命之地，势将处于无家的漂流状态。但是笔者强调身份上虽然改变了，文化基因仍然活跃在每一个马华的心里。

通过对文本的掌握反思马华身份认同的心理状态，笔者以为这是一个从原本单纯只想“落叶归根”回到中国，到选择“落叶归根”中国或“落地生根”马来西亚，最后因生计、生活、生存等客观条件影响大于主观条件而选择“落地生根”马来西亚，后来政治环境再度转变致使部分知识分子选择留学台湾、定居台湾，适应异乡生活后回不去祖国马来西亚生活的心理转折。这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关键，“回不去了”的祖国不再是中国，而是转变成深知自己的民族被统治阶层边缘化的祖国——马来西亚，这当中的巨大差异与变化是我们绝对要注意的。这成套“归去”、“回来”的身份探索历程，作者非常精巧的行文于作品中。人死留骨、龟死留壳，最实质、最宝贵的部分被保留下来就已足够，外在的装饰才是其次。中华文化的精神与精髓保留在每个马华的文化基因里头，但他们再也不会是中国海外的“华侨”，他们的新身份是“马来西亚华人”，毋庸置疑。然而在多元文化杂生之处，恶劣的政治与自然环境的严酷现实面前马来西亚华人文化深陷在困顿的和异变的泥沼，文化弱勢的生存处境十分艰难。时势变化莫测，这样的漂流与离散是不会休止的。但文化就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真实地生长，与遥远故土的情结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它具有历史的深沉悲怆之感。黄锦树用他的体察、慧思、勇气和雄心力图在小说领域重写大马华人的历史，读他的作品可以感知其情怀的悲壮。在面对文化流散的两难处境，黄锦树仍然要以自己的民族语言来取得文学的真实成效。⁴³

⁴² 许肇琳：〈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思想观念变化看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演变和发展〉，《亚洲文化》，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3年6月第17期，页149。

⁴³ 余禹〈和历史对话——一份阅读报告：试析黄锦树小说的时间结构〉，《华文文学》月总第65期，汕头：汕头大学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2004年6月，页40。

附录：

序号	龟出现的地方 (按故事顺序)	“龟”字 出现次数	页数
1	甲骨文 / 龟之记载	5	1-2
2	“他”到草泽畔 - 有草龟 - 堆积如山的巴掌大的龟壳 - 原始森林的大陆龟（他身躯的一半大）	5	2
3	研究室里：一幅完整的龟壳	2	4
4	不回大马，因为“回不去了。还回得去吗？” - “龟虽产于南洋，龟版却治于中原。杀龟得版， 哪还能还原？”	3	8
5	觉得自己是未老先衰的乌龟	3	9
6	在“醉月湖”抓龟做实验：杀龟、食龟、取龟甲	12	10-11
7	高中生涯：读到有关殷商龟甲的记录	4	14
8	研究室里：抚摸龟腹甲上他亲手刻上的字	2	14
9	联想年少时醒后用龟壳“自慰”的梦	2	15
10	右手扣着镇着信纸的器物	1	16
11	大哥的骨头和一大堆龟壳混在一起	3	16
12	大哥失踪之后：有一次潜入沼泽追踪一头大陆龟	1	17
13	他取了哥哥的一节颈椎之后，检了一副完整的龟甲	2	18
	总计	45	

表 2：龟在文本中出现的次数与页数